

四十年后的追忆：寻常中的非常——借意象理解汪曾祺 《昆明的雨》

王家璐

上海市松江九峰实验学校，中国·上海 201600

摘要：本文以意象分析为核心，从“浸润草木的生命张力”“藏于日常的自由渴望”等五个层面，解读汪曾祺《昆明的雨》中附着于意象的主观情意。通过梳理仙人掌、菌子、缅桂花等意象组合而成的意脉，文章揭示出散文在质朴含蓄的文字下，蕴含对昆明雨季旺盛生命力的礼赞、对动荡岁月中人性坚韧与善良的怀念，以及跨越四十年时光沉淀下的复杂况味——那既是个人青春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特殊历史时期中精神力量与生活诗意的深沉回望。

关键词：《昆明的雨》；汪曾祺；意象分析；意蕴解读；生命韧性

Forty years later: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Understanding the Rain in Kunming by Wang Zengqi through Imagery

Wang Jialu

Shanghai Songjiang Jiufeng Experimental School, China Shanghai 201600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image analysis as its core methodology, decoding the subjective emotions embedded in Wang Zengqi's "The Rain in Kunming" through five dimensions: "the life force permeating flora" and "the freedom yearning concealed in daily routines." By tracing the symbolic threads woven from cacti, fungi, and osmanthus blossoms, the paper reveals how the prose—though written in plain and restrained language—celebrates the vibrant vitality of Kunming's rainy season, commemorates the resilience and kindness of humanity during turbulent times, and captures the complex essence of four decades of historical sedimentation. This work serves as both a nostalgic reminiscence of personal youth and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spiritual strength and poetic essence of life during that unique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 "Rain in Kunming"; Wang Zengqi; Imagery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of connotations; Resilience of life

0 引言

汪曾祺《昆明的雨》质朴自然，也含蓄隐晦^[1]。作者并未对其主旨有过自我注解，所以，多样解读“怀人思乡”说，“友情爱情”说，“忧国忧民”说等等，莫衷一是。特别是散文中出现的多个意象，一些比较显豁，一些则令人费解。

《文心雕龙·神思》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典范的语言文字讲究言约而义丰，即在有限的篇幅内表达丰富的意蕴。意象往往是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其必备要素是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意。选择的意象会借助想象组合意境，形成流畅的意脉，意蕴即渗透于其间。

本文借助意象这一概念，从浸润草木的生命张力、藏于日常的自由渴望、包裹日常的闲适淳朴、支撑动荡的生

命韧性、沉淀岁月的坚守不渝方面出发，解读散文中附着在意象上的主观情意，推导《昆明的雨》的意蕴情味。

1 浸润草木的生命张力

第2段起作者细致描写了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明亮”是因为昆明的雨“下下停停”“不是连绵不断”，虽为雨季也是阳光充沛，故视觉上有明亮感。“丰满”是雨量上的丰沛，湿润，直至饱和。两者间用顿号连接，产生连贯感，后面区别以逗号，因为“使人动情的”是来形容在这样的雨季人的感受的。两段组合在一起，作者笔下的雨季明亮、丰沛，作者的感受是“舒服”“动情”。在这样的雨季，植被以饱和的状态，明艳的颜色，呈现旺盛的生命张力^[3]。雨的特点贯穿散文的始末，没有变动。

在明亮的、丰满的雨季万物生长。典型的意象为菌

子。对菌子的描写可以说在全文看来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了。从最多、最便宜的写到名贵的，从中吃的写到中看的。突出其数量多，味道美，格调名贵，价格合适，有的“中吃不中看”，有的“中看不中吃”。既突出其在昆明随处可见，也突出在云南以外出乎意料，非比寻常，“人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值得关注的一处“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看似闲笔，实则是如实回忆了真实情境，西南联大物质并不丰富，学生甚至坐在地上吃饭，挑出饭里的沙粒。逗露的是物质上清贫，但精神上富足、满足，大自然有丰厚的馈赠，而这馈赠源于昆明的雨季，在这明亮和丰满的雨季中，万物呈现旺盛的生命张力，使人舒服，令人动情。昆明的雨是万物生长的大环境，是总源泉。

2 藏于日常的自由渴望

在这样旺盛的生命张力下其实是有着无尽遗憾的，作者不动声色地暗含在引用的两句诗中：“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前句语出杜甫的《春望》，“城春草木深”暗含“国破山河在”；后句语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暗含“吾亦爱吾庐”，两句明写雨勾连春夏，万物生长，实则含蓄逗露出兵荒马乱中人们对回归自由、安定生活的渴望。

3 支撑动荡的生命韧性

想理解藏于日常的自由渴望，那么应该关注支撑动荡的生命韧性，那么，应该先知道两个时间节点：1984年和1939年。

先看1984年。本文写于1984年汪曾祺64岁时。宁坤即巫宁坤，两人有相似的人生经历。1936年二人在高中相识，1939年一同考入西南联大，1957年前后均划为右派，1980年才在北京重逢。1984年宁坤请汪曾祺“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因为二人有一同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经历，在昆明生活的经历，二人有共鸣，所以，宁坤有想借此追忆往昔的意图。汪曾祺绘画题材常取自寻常生活，具烟火气息。“我想了一些时候”，表明汪曾祺有认真的思考、选择，做了这样一副题字画。出现了以下意象：仙人掌，雨季，青头菌、牛肝菌。与题字组合起来，仙人掌悬空倒挂，颜色浓绿，末端开金黄色的花。仙人掌对生长的气候土壤要求不高，在云南随处可见。但是，悬空倒挂，并能开花，实属不易，作者说“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作者虽然在第6节说“那张画是写实的”，但是，并非仅仅描画昆明的风物，而有暗示、象征的意味：昆明的人情风貌中有面对艰苦动荡而顽强坚韧的生命力^[4]。“多，

且极肥大”，则暗含着在这样的环境中竟有这样的生长状态感到不可思议。

再看1939年。1939年汪巫二人就读西南联大，这时的昆明一方面为战场后方，相对稳定，一方面终究是兵荒马乱的时代，终是难逃颠沛流离。西南联大就是因为这样的大背景无法在内地办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回撤内陆，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设施条件极为简陋，但是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华罗庚、钱钟书、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或执教或就读于此。题字中写道：“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如果没有邪，何来避？所以，开篇出现的仙人掌这一意象既有写实，也有象征，象征昆明的情味中这样一种特点：面对艰苦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坚强也写进了汪曾祺和巫宁坤的性格里，支撑二人历经战乱、时代坎坷。

4 包裹日常的善良淳朴

动荡抑制不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求，反而生长出生命的坚韧，甚至在昆明的雨中还滋养随性、自然、闲适、善良的人情。

8、9段的两个意象为杨梅、缅桂花。

对杨梅的描述不多，着力突出形状乒乓球大小，颜色黑红，味道不酸。对缅桂花的描述则聚焦的是住处院里的大缅桂，着力突出树高、叶密、叶绿，着墨不多。侧重描写在苗族女孩和房东母女上。比较反常，意图何在？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苗族、彝族、纳西族等等，苗族女孩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不止一次出现。本文描写了女孩的服装、所处位置和叫卖声音。服装：戴小花帽子，穿绣了满帮花的鞋子，具民族特色。所处位置：坐在台阶一角。叫卖声音：娇娇的，柔和。房东母女描写的特征和用意在此基础上就更为明显了。到花市叫卖，自力更生；不怕送人，怕人糟蹋，与租客分享满满的、带着雨珠的缅桂花。这两组意象均没有像菌子那样突出其外观、味道等，而是加入了与之相关的人物描写，目的是突出昆明的百姓柔美、友善、自然、随性的风貌。

一处细节和一处反常需要注意。一处细节：房东是个寡妇，母女二人关系为养母女。为什么中年守寡？女孩为什么没有亲生父母？是否与兵荒马乱的大时代有关？在失去至亲后，重组家庭，相依为命，逗露出艰难坎坷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保留的美好情感。一处反常：“我”看到房东送来的缅桂花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这样美的人不怀念？这样难得的故乡不思念？笔者认为既是怀人思乡，又不仅仅是怀人思乡。

5 沉淀岁月的复杂况味

为什么?

来看第10段出现的意象：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汪曾祺的同窗朱德熙，莲花池满池清水，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石像，小街酒店，雨中静默的鸡，木香，作者四十年后的诗。先看《夜雨寄北》，李商隐诗作向来隐晦，这一点与汪曾祺类似。大抵和羁旅他乡的孤寂，思念家中亲眷有关，作者说“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作者表达得同样隐晦。雨引起的乡愁是有时有，是一点淡淡的，引起的是他人，好像并非自己。是否怀人思乡无法判断。当然，我们认为散文含蓄才隽永，才更有可观赏性。再看德熙，有材料表明当时汪曾祺失恋，德熙卖了一本物理书，与汪曾祺酒店小酌，中途遇雨，延至午后。无从考据，考据的意义也不大。假如真是这种情形，就能解释二人为什么有钱和有闲酌酒静默了，在逻辑上可以自洽——好友为了宽慰汪曾祺，伴其左右。陈圆圆石像这个意象更为隐晦，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故事历来充满争议，还很复杂。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纯美情爱，也有政治攀附和历史的裹挟，众说纷纭。我们以作者笔下呈现的意象特征为主：“着比丘尼装”表明陈圆圆此时已经在昆明出家，居于距离莲花池附近的商山寺。作者在这里应该是担心读者看不懂，加括号补充了出家的事实和投池自溺的结局。比较肯定的是作者在这里应该想表达的是陈圆圆红颜薄命，坚守不渝人生选择。雨中静默的鸡则会令人联想到陶渊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宁静、和睦、富足、幸福。最后来看作家四十年回望那段岁月，重现那天情味写的一首诗，包括如下意象：野店、苔痕、浊酒、木香。组合在一起是爱情受挫时，好友安抚的些许宽慰？是对静谥澄澈生活的留恋？对初心坚守、冰心一片的赞赏？抑或是细碎、沉重的怀人思绪？这首诗更为含蓄。怀乡中交织的情味更为复杂了。

再看意脉。散文先描绘昆明的雨季，带给人整体观感；在明亮、丰沛的雨中，植被以饱满状态旺盛生长：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掌、随处可见又令人不可思议的各种菌子、与众不同的杨梅和缅桂花。四组意象随着行文推进，物象的特征越来越模糊，人物的特征越来越分明，作者逐渐由写风物到绘人情；与同窗好友在距离校舍不远的莲花池小酒店的“偷得浮生半日闲”，纵使厚重低沉，也依旧是难忘的情味。是符合借景抒情散文逐渐由写风景到写风情的特征的。

理解意象，梳理意脉推导意蕴。那是四十年后一位老人对于一个少年的追忆：兵荒马乱中得以驻留的昆明，与联大同窗同甘共苦的情谊，昆明的雨季万物生长的生命张力，沃土滋养下生命的韧性、人情的善良淳朴，人生抉择的坚守不渝。这些情味旺盛饱满，力量感十足。而且，这些情味发生在兵荒马乱，艰苦匮乏中，更为难得。这些情味绾在一起，绾在昆明的雨里，随着岁月前行冲淡自然，在一位回望生命岁月的老人心中，注定会跳跃出来，愈发清晰，愈发难忘。因为，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明亮、最有希望，最有力量的时光，何况那段时光属于就读西南联大的汪曾祺！

当我们身处那样的光影里时，其中的浓淡离合往往并不察觉，似乎寻常；但是，当一个人再回首时，便会发现往事非比寻常，宝贵难得，不可思议，那独特的情味会使人心驰神往，驻足、停留、眷恋、怅然……如一束光从过往照进当下。称之为寻常中的非常。

本文主要是借助探究意象，梳理意脉，进而推导意蕴的方法，来完成解读的。适用于汇集人、事、物、形、情、理的含蓄隽永的散文阅读。

6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仙人掌、菌子、缅桂花等核心意象的深入剖析，我们得以窥见《昆明的雨》那明亮丰满的文字之下，所涌动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感潜流。汪曾祺先生以含蓄隽永的笔触，将一段属于昆明、属于雨季、更属于一代人青春的记忆，凝固在那些寻常风物与人事之中。那不仅是“怀人思乡”的愁绪，更是对在艰苦动荡岁月里依然蓬勃的生命韧性、温暖的人间情味与不渝的精神坚守的深情礼赞。当四十年后的目光回望，昆明的雨早已超越自然现象，成为一盏照亮过往、映照当下的精神灯火，让我们在“寻常”的细节里，读懂了那份“非常”的、足以抵御时间冲刷的生命力量。散文的魅力，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 汪曾祺. 人间至味[M].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02: 372.
- [2] 刘勰. 文心雕龙[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8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 董文博. 汪曾祺散文中的意象研究[D]. 延边大学，2024.
- [4] 邢娅娟. 中学语文教材中汪曾祺散文的教学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2020.